

沒有牙齒的菜

晚餐以前
母親先把菜梗挑掉
把魚腹蒸得更久一些
豆腐切小
蘿蔔煨爛
筷尖一碰
就塌

這些年
灶腳學會的事情不多
無非把骨頭退出去
把硬殼退出去
把筋與刺
一樣一樣
退出一張老去的嘴

她仍坐在那裡
背靠白牆
守著那只用了多年的碗
碗口有細裂
像歲月沿著邊緣
慢慢滲水

以前她咬得動年糕
嚼得碎花生
牙齒一開一合
就是年節
就是整個屋裡
不肯熄滅的聲音

而今
桌上總另有一道菜
去骨
去殼

去筋
燉到只剩柔軟
像一個人晚年留下的命
被火反覆商量
終於低頭

筷子碰碗的聲音輕了
一桌人守著她的喉頭
守著那一小口豆腐
含在舌上
遲遲不肯往下

有時它停在那裡
像黃昏停在窗邊
我們誰也不敢先動筷
怕一聲脆響
驚散她口中
最後一點光

母親把魚肉再剝細些
我把葉菜剪短
遞水的人站在一旁
等那小小的喉頭
終於替整桌飯菜
開一次門

她吞下去的時候
總是很慢
很慢
像把一生
含化成湯